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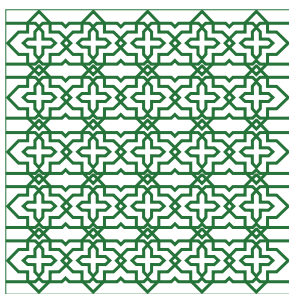
北大中东研究

林丰民

■ 主编

廉超群

■ 副主编



Middle East
Studies of PKU

2018年第1期
(总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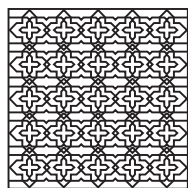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林丰民 主编
廉超群 副主编

Middle East Studies of PKU
北大中东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8年第1期
(总第3期)

《北大中东研究》编委会

顾 问：仲跻昆 杨福昌

编委会成员：

付志明（北京大学）

李安山（北京大学）

林丰民（北京大学）

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

沙宗平（北京大学）

吴冰冰（北京大学）

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法尔·艾哈迈德（Ja'afar Ahmed，苏丹学者）

莱伊拉·巴拉迪（Laila El-Baradei，埃及开罗美国大学）

米丽娅姆·库克（Miriam Cooke，美国杜克大学）

吴萨迈·艾比·穆尔希德（Usamah Abi Murshid，美国乔治敦大学）

亚西尔·苏莱曼（Yasir Sulaiman，英国剑桥大学）

目 录

历史与文化研究

- 伊斯兰教中有关禁止造像绘画问题的讨论…………… 雷传翼 / 3
- 伊巴德派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袁 琳 / 38

语言与文学研究

原始的野蛮与质朴的友善

- 当代埃及小说中的南方地区 …………… 尤 梅 / 53

“移居使世界更美好”

- 对卡德尔·阿卜杜拉小说《大巴扎》的文化解读 …… 姜 楠 / 66

帕慕克与土耳其当代文学…………… 爱 登 / 75

俄狄浦斯式人格的湮灭

- 浅析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蜃景》的情节 …………… 潘潇寒 / 85

中东研究

- 约旦的叙利亚难民问题…………… 何英杰 / 105
- 吉哈德与正义战争是无差异的同一个概念吗？…………… 帕特里克·梅厄 / 121
- 阿拉伯国家与“艾森豪尔主义”…………… 瓦利德 / 144

民国回族学人视野中的土耳其述论····· 撒海涛 闫蕾霖 / 161

英文摘要····· 173

阿拉伯文摘要····· 184

阿拉伯文目录····· 186

CONTEN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hibition of Figural Painting in Islam *LEI Chuanyi* / 3
The Emergence of the Ibādī School and Its Early Development *YUAN Lin* / 38

Linguistic and Literature Studies

- Upper Egypt (Sa'īd Miṣr) in Contemporary Egyptian Novels *YOU Mei* / 53
Migration Makes a Better World: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Kader Abdolah's
 Novel *The House of Mosque* *JIANG Nan* / 66
Orhan Pamuk and Contemporary Turkish Literature *Ali G. Aydin* / 75
The Annihilation of an Oedipal Personality: Analysis on the Plots of Naguib
 Mahfouz's Novel *al-Sarāb* *PAN Xiaohan* / 8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A Study of the Syrian Refugees in Jordan *HE Yingjie* / 105
Just War and Jihad: One and the Same? *Patrik Meyer* / 121
Arab Countries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Walid Abdallah* / 144
The Turkey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ui* Intellectu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A Haitao *YAN Leilin* / 161

历史与文化研究



伊斯兰教中有关禁止造像绘画问题的讨论^{*}

雷传翼^{**}

【内容提要】作为世界三大天启性的一神教之一，伊斯兰教对偶像崇拜的严格禁止，引发了与宗教文化关系紧密的造型美术在宗教教义和逊尼教法限制下的生存危机。但是人性的瑕疵、追求美的本能和欲望，不可能仅因几行教条戒律的限制就会被有效抑制甚至消失的。反观宗教自身，在创始之后也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在冲突和争论中自我修正、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本文针对伊斯兰教的绘画艺术是如何在宗教的发展历程中被限制和禁止，又是如何找到教义的合法性而存活发展下来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试图梳理出细密画发展初期其背后所隐藏的线索。

【关键词】伊斯兰教艺术 禁止造像绘画 细密画 苏非主义

^{*} 本文写作的初衷来自很多穆斯林、非穆斯林朋友以及笔者的疑惑，即“伊斯兰教是不是禁止绘画？画家会不会在后世被真主惩罚？”而很多土耳其艺术家朋友也对此问题讳莫如深。2016年初，笔者受伊斯兰艺术哲学课中苏非主义对细密画的影响等相关内容的启发，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俞雨森博士、艾文迪博士、王吉惠阿訇和穆宏燕教授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感谢。本文所讨论的“造像绘画”，特指以人物和有生命的动物为创作主题的绘画，即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中均使用的“tasvir”（تصویر）一词。

^{**} 雷传翼，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大学（T.C. Fatih Sultan Mehmet Vakıf Üniversitesi）美术学院土耳其传统艺术专业细密画方向硕士研究生。

一 伊斯兰教对造像绘画的禁止

(一) 伊斯兰教经典与阿拉伯哈里发帝国^①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法对绘画内容是有限制的,但时至今日,这一禁令通常被认为出自《古兰经》的段落中,实际上,《古兰经》中并未明确提及这一内容,而是在伊斯兰教的另一部经典——《圣训》(*Hadith*)中有确切的文字表述。^②逊尼派最重要的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有如下几条有关绘画的言论:

第三十五篇:商业[2225]

塞伊德·本·艾布·哈桑传述:有一次,我和伊本·阿拔斯在一起,这时一个人来向他请教道:“伊本·阿拔斯啊!我有绘画的技艺,靠此为生,这些是我的画作。”伊本·阿拔斯说:“给你讲讲我从使者那里听到的话吧。我曾听使者说:‘谁若画了动物的像,安拉会让他为画像注入生命,而画家绝对无此能力!’”那人听后吓得脸色蜡黄。伊本·阿拔斯说:“真是遗憾!你若无其它生计,仍想操此技艺,可画些树木之类或其它没有生命的东西。”

第七十八篇:服饰[5963]

塞伊德传述:我曾经听纳迪尔·本·艾奈斯告诉盖塔岱说,我在伊本·阿拔斯那里,人们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都没有提到使者,直到有人就(画像的)事情请教他时,他说:“我曾听穆罕默德说:‘谁若在今世里画了像,那么安拉会让他在后世里为画像注入生命,而画家绝对无此能力!’”

① 本节主要参考:K. A. C. Creswell, *The Lawfulness of Painting in Early Islam*, *Ars Islamica*, Vol. 11/12 (1946), pp.159-166; Güner İnal, *Türk Minyatür Sanatı (Başlangıcından Osmanlılara Kadar)*, Ankara, 1995, pp.10-13; Ayşe Taşkent, Arnold, *Creswell ve Grabar Metinleri Bağlamında İslam Sanatı ve Oryantalist Yaklaşımlar Üzerinde Bir İnceleme I*, *Sosyoloji Dergisi*, 3. Dizi, 24. Sayı, 2012, pp.155-181.

② 1859年, Lavoix在“*Les Peintures musulmans*”一文中最先指出,伊斯兰教的绘画禁令出自《圣训》而不是《古兰经》。

第九十三篇：释梦 [7042]

伊本·阿拔斯传述：使者说：“一个人宣称他做了一个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做的梦，那么他将会被责成在两个大麦粒之间打一个结，而他却做不到！一个人爱探听他人谈话，而人们不喜欢他探听他们的谈话，或者干脆逃离开他，这种人他们的耳朵里将会被灌进融化的铅！一个人画了画像，那么他将会遭受惩罚，并被责成把灵魂放进画像里，而他却对此无能为力！”^①

如《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所言，画有生命的造像是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而事实上，伊斯兰教早先并没有明确禁止造像绘画，其针对的主要是阿拉伯人崇拜偶像的旧习。拜占庭帝国有一段时期（公元726~843年）明令禁止造像绘画。^②这一事件非常重要，因为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了对造像绘画的明文禁令。也就是说，地中海区域在同一时期开始了对造像价值和特征的探讨，而这个时间点的出现明显晚于伊斯兰教创立的时间，即先知时代（公元610~632年）和四大哈里发时代（公元632~661年）之后的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时期。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偶像崇拜的禁止方式虽有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对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这一教义的执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利时东方学家亨利·拉门斯及其追随者托马斯·阿尔诺德、克莱斯维尔^③通过研究认为，部分阿拉伯文献和属于倭马亚王朝的众多考古资料证明了伊斯兰教初期没有禁止造像绘画，而是在受到基督教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破坏圣像运动”的影响之后才发布了这一禁令。

①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布哈里辑录，康有玺译，香港：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322、994、1160页。

② 东罗马帝国伊苏里亚王朝的创立者利奥三世（公元717~741年在位）对宗教进行了大幅度改革，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出卖神符的命令，发动了“破坏圣像运动”，从而在天主教中树立了高度的精神力量，遏制了教会产业的急剧膨胀和国家财力的流失，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由于这些改革措施，东罗马在718年之后顶住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军队的入侵。但这个命令在帝国内遭到很大的反对，各地暴乱频发。787年，在伊琳娜女皇的领导下，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决定圣像可以被尊养但不可以被崇拜。9世纪初圣像破坏运动重现，843年再次被制止。这些争论使得当时已与东部离心离德的天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未能重新与东罗马帝统一起来。

③ 亨利·拉门斯（Henri Lammens, 1862~1937年），比利时东方学家，主要研究早期伊斯兰教史；托马斯·阿尔诺德（Sir Thomas Walker Arnold, 1864~1930年），英国东方学家、伊斯兰艺术史学家；克莱斯维尔（K. A. C. Creswell, 1879~1974年），英国建筑史学家。

根据最早记录麦加历史的阿兹拉齐(Azrakī, 卒于公元858年)传述,先知在莱麦丹斋月(公元629年12月)第八日进入麦加克尔白天房之时下令消除崇拜偶像的绘画,但是他把手放在了一张描绘抱着以撒(耶稣)的麦尔彦(玛利亚)画像上,说道:“除了我手下的这幅画,其余画像一律销毁!”这幅圣母子像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克尔白被倭马亚人烧毁。^①

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占领萨珊王朝都城泰西封后,萨阿德·伊本·阿比·瓦卡斯临时将一处宽敞的萨珊埃万中庭作为会众清真寺用于主麻聚礼。^②当时院子内有一组壁画,其中一幅描绘了公元538年霍斯路一世包围安条克的场景,^③而当时在此聚礼的士兵并没有受到这些图像的影响。也许是因为行军的仓促和战争的胜利,人们无暇执行“破除偶像崇拜”的宗教规定,或者说得胜之师并不会总是那么认真地执行教法。然而这些绘画在此之后又存在了二百五十余年,似乎也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9世纪的叙利亚诗人布赫图里^④看到了这些壁画。

根据雅库特·哈马维所著《地理词典》中的记载,兹亚德·本·阿比赫之子乌贝杜拉在伊拉克巴士拉所建的埃尔贝达宫中亦装饰有大量壁画。^⑤

① 叶齐德死后,阿里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之外的另一名哈里发竞争者阿卜杜拉·本·祖拜尔(ʿAbdullāh b. Zūbeir, 公元624~692年),在伊拉克和埃及等倭马亚王朝反对者的支持下于伊历63年(公元685年)宣布成为哈里发,并长期统治麦加。692年,哈里发阿布杜·马利克围攻统治麦加的祖拜尔,祖拜尔败退藏入圣寺的克尔白天房,倭马亚军队随后放火烧毁了克尔白。

② 泰西封(Ctesiphon, 波斯语“تیسفون”源于帕提亚语 Tyspwn, 同时又称为 Medain, 即阿拉伯语 المدائن), 古波斯帕提亚帝国和萨珊王朝的都城, 位于巴格达东南的底格里斯河河畔。萨阿德·伊本·阿比·瓦卡斯(Saʿd ibn Abi Waqqas, سعد بن أبي وقاص), 最早追随穆圣的圣伴之一, 征服萨珊王朝时的哈里发军队统帅。萨珊“埃万”(波斯语 ایوان eyvān, 又称为 iwan), 源自波斯波利斯谒见大厅, 是三面围合、一面开敞的公共空间, 大门通常使用大拱顶结构。

③ 霍斯路一世(Khosrow Anushirwan, خسرو انوشیروان), 萨珊王朝最伟大的一位君主, 公元537~579年在位, 与拜占庭帝国数次交战, 在伊朗文学中是正义的化身。安条克在今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哈塔伊(Hatay)省, 又称安塔基亚(Antakya)。

④ 布赫图里(Buhturī, 公元820~897年), 主要活动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时期, 生平大部分时间在巴格达度过, 897年卒于今叙利亚阿勒颇省的曼比季(Manbij)。

⑤ 雅库特·哈马维(Yāqūt al-Hamawī, 1179~1229年), 叙利亚地理、历史学家, 著有《地理词典》(Kitāb muʿjam al-buldān)一书。乌贝杜拉(Ubayd Allah ibn Ziyad, عبيد الله بن زياد), 兹亚德·本·阿比赫之子, 叶齐德军队的统帅之一, 公元680年, 率部在卡尔巴拉之战中杀害了穆圣外孙侯赛因。兹亚德·本·阿比赫(Ziyad ibn Abih, زياد بن أبيه), 哈里发欧麦尔和阿里时期巴士拉的税收司万大臣, 追随阿里参加缓芬之战后, 在阿里的帮助下成功压制了波斯伊什塔克尔、科尔曼两地的谋反。但其在阿里遇刺后与穆阿维耶达成协议, 接受招安, 结为兄弟, 成为其苏富阳家族成员, 进而得到了波斯、库法和巴士拉三地的管理权。他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后人的批判, 13世纪的塞尔柱克历史学家Ali ibn al-Athir(1160~1233年)认为这是违反沙里亚教法的伊斯兰一大丑闻。

哈里发欧麦尔为了让麦地那的会众清真寺芬芳四溢，把一个刻有人像的香炉搬了进去，直到 785 年这个人像才被麦地那总督消除掉。阿布杜阿齐兹的儿子有一次反对哈里发欧麦尔的浴室里有画像出现，并说：“如果我知道这是谁画的，定会狠狠地揍他一顿！”另外，哈里发穆阿维耶和阿布杜·马利克时期印制发行的“阿拉伯-拜占庭硬币”上还刻有哈里发的肖像（见图 1）。



图 1 拜占庭、萨珊风格的倭马亚哈里发头像银币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虽没有明文规定禁止造像绘画，但是一些不同版本的注释导致针对这一话题出现了模糊不清的表述。《古兰经》三个章节中的部分小节对此有些许讨论，主张反对绘画作品。

《古兰经》第 34 章“赛伯邑”：第 12 和 13 节中，提到了精灵们为先知苏莱曼制作雕像而受到了真主的提醒，“有些精灵奉主的命令在他的面前工作；谁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就使谁尝试烈火的刑罚。他们为他修建他所欲修建的宫殿、雕像、水池般的大盘、固定的大锅”。^①

《古兰经》第 6 章“牲畜”：第 75 到 80 节中，易卜拉欣圣人反对以物配主和偶像崇拜的言论在注释中成了他砸碎偶像的暗示，并且认为造像绘画带有偶像的特征。^②

《古兰经》第 3 章“仪姆兰的家属”：第 49 节中，以撒圣人用泥做了一只鸟，“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像鸟样的东西，我吹口气在里面，

①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328 页。

②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100 页。

它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这一节的注释同样表达了对造像行为的反面意见,并且提出这一类型的创造活动仅仅限于万能独一的造物主。^①

以上的这些章节中没有一处明确提到不能进行绘画创作,围绕这一问题后人不时地进行了不同程度和层级的讨论,并由此产生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圣训。

1. 根据圣训中的若干记载,天使不会进入养了狗和配有造像绘画的家中。^②

2. 在末日审判之时,这些人将受到最严重的刑罚:杀害先知的人、诱使无知者误入歧途的人和造像者。^③通过这条圣训我们可以认为,当时教法对造像绘画这一行为性质的裁定,使得其已经上升到了最高级别的重罪。

3. 根据另一个故事,穆圣每次祈祷之时,为了不扰乱自己,他反对家中装饰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绘画。这里提到的很可能是家中的地

①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0页。

②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这一内容共涉及六条圣训。艾布·泰勒哈传述,我曾听安拉的使者说:“天使不进里面有狗或有生灵画像的房间。”(60:造化万物,3225)萨利姆据其父传述,他说:“大天使吉卜利勒有一次向使者许诺(他会来拜访使者,却没有来。后来使者问起他为何没有来时),他回答说:‘我们不会进入有狗和画像的房屋。’”(60:造化万物,3227)艾布·泰勒哈传述,使者说:“天使们不进里面有狗或有(动物)画像的房间。”(60:造化万物,3322)伊本·阿拔斯传述,使者的朋友,也是白德尔战役的参加者之一的艾布·泰勒哈告诉我,使者曾经说:“天使不进有狗和画像的房屋。”伊本·阿拔斯说:“此话意指凡是有灵魂的被造物的画像。”(65:战役,4002)艾布·泰勒哈传述,我曾听安拉的使者说:“天使不进里面有狗或有生灵画像的房间。”(78:服饰,5949)赛莱迈据其父传述,他说:“大天使吉卜利勒和使者约定要来探访使者,但是他在约定的时间却没有到,使者对此闷闷不乐。使者就出去了,却在外面遇上了大天使。使者就向大天使抱怨了他的伤心,大天使听后说道:‘的确,我们不进里面有画像和狗的房屋。’”(78:服饰,5960)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布哈里辑录,康有玺译,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515、526、641、992、993页。

③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这一内容共涉及三条圣训。阿伊莎传述:乌姆·哈比拜和乌姆·赛莱迈二人谈及他们曾在阿比尼西亚看见一天主教堂,里面到处挂着画像。他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使者,使者说:“那些人,他们中如果有一个虔诚的人死了,他们就在其墓上修一座礼拜堂,并在里面画上死者的画像。在安拉看来,这些人在末日是众生中最坏的人。”(8:礼拜,427;64:辅士仁侠,3873)阿伊莎传述,她说:“有一次,使者进来见房间里挂着一个上面有画像的帘子时,他的脸色变了。他抓着帘子把它撕了,并说:‘在末日,遭受安拉最为严厉的惩罚的人就是这些制作画像的人!’”(79:礼仪,6109)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布哈里辑录,康有玺译,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71、616、1016页。

毯、靠枕或枕头。当穆圣看到圣妻阿伊莎房门上的绘有形象的窗帘后说道，仿效造物主创造力的人在末日审判之时是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当妻子用同样的布做枕头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什么。^①

4. 先知看到他9岁的妻子阿伊莎^②把布娃娃带回家的时候默不作声，但是有一次他问道：“你在玩什么呢？”阿伊莎回答：“马，是苏莱曼在和他的马儿们玩耍。”

倭马亚王朝通常被看作伊斯兰艺术的初创期。这片具有多重宗教信仰的土地在哈里发时代后归入了第一个伊斯兰帝国的版图。虽然书已同文（阿拉伯语），但显然艺术家们不可能有悖自然规律地在新教权下短时间内形成一个统一成熟的新风格，而是仍然沿袭着各地传统的宗教艺术风格。在早期的伊斯兰艺术里，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拜占庭艺术扮演了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没有拜占庭艺术的滋养，伊斯兰艺术就不会迸发新的生机。根据吉布教授（Gibb）所收集的材料，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立德一世甚至还请来了拜占庭工匠，帮助完成大马士革、麦地那或许还有耶路撒冷的大清真寺的装饰。如果说拜占庭艺术为新文化提供了词语和语法基础，那么这一语言经过发展，会变成一门新的语言。^③通过现存的倭马亚王朝时期的考古遗址，我们可以找到当时阿拉伯穆斯林理解和利用拜占庭艺术的蛛丝马迹。倭马亚艺术继承了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自然主义风格和伊朗高原萨珊王朝摩尼教绘画的传统，在金属器、纺织品，以及对动物、植物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有明显体现。经过近百年的融合和创新，在倭马

① 阿伊莎传述，她说：“有一次，使者外出归来了。当时，我在壁架上挂了一块上面绘有画像的帘子。使者看见那个画像后立马撕了它，并说：‘在末日，遭受安拉的最严厉的惩罚的人就是那些模仿安拉的创造的人。’我听后就用它制作了两只坐垫。”（78：服饰，5954）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布哈里辑录，康有玺译，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993页。

② 有关圣妻阿伊莎的年龄问题，虽然《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的她是9岁那年与已过天命之年的先知穆罕默德正式完婚，但是伊斯兰教学术界对此一直存疑。很多学者指出，或由于阿拉伯游牧部落没有记录婴儿出生年月的习惯，抑或因阿拉伯文字母10的书写省略，所以根据其姐姐的年龄与岁差来推论，阿伊莎完婚时的年龄实为17~19岁（巴基斯坦学者 Asma Barlas，伊朗学者 Muhammad Niknam Arabshahi）、16~19岁（土耳其学者 Ahmet Tekin，Mustafa İslamoğlu）、17~20岁（土耳其学者 Yaşar Öztürk）、20岁（土耳其学者 Süleyman Ateş）。

③ Oleg Grabar, *Early Islamic Art, 650–1100: Constructing the Study of Islamic Art*, 2005, “Chapter I Islamic Art and Byzantium”, pp.24, 40.

亚王朝衰落阿拔斯王朝崛起之际,才逐渐形成了属于伊斯兰自己的新艺术语言。

就其宗教建筑而言,倭马亚王朝对于伊斯兰建筑的成长也是一个过渡发展期。新生宗教的教义、阿拉伯统治者的文化习俗使得旧有建筑空间必须根据新的使用需求进行调整。倭马亚人选择了在具有重大历史和象征意义的场所进行历史叠压,创造新的纪念空间。如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公元687~691年)^①,作为倭马亚时期的第一座主要宗教建筑,其选址的纪念性更加明显——基址不但是所罗门(苏莱曼)圣殿的旧址,同时也是穆圣的登霄处。而沙姆(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公元705~721年)的前身是古罗马神庙和拜占庭教堂。

倭马亚王朝的第一批纪念性伊斯兰建筑中均出现了马赛克壁画装饰,而其中除了植物花纹外,还有动物或人物形象。圆顶清真寺和倭马亚大清真寺内的马赛克、约旦的马沙塔“冬宫”(约公元720年)^②和库赛尔·阿姆拉沙漠城堡(723~743年)^③、巴勒斯坦的希尔拜图·麦弗杰尔宫(743年)^④



图2 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内的拜占庭风格马赛克装饰,7世纪

和叙利亚的海耶尔西行宫(724~727年)^⑤等8世纪建成的沙漠宫殿建筑内留存至今的壁画、马赛克和灰幔装饰无不明显地反映出这一新兴宗教政权下的艺术所具有的杂糅了拜占庭和萨珊风格的过渡性特征(见图2、图3、图4、图5)。

其中,精美小巧的库赛尔·阿姆拉宫谒见厅外的罗马浴室内,完

-
- ① 圆顶清真寺(Kubbetü'l-Sahra, قبة الصخرة, 公元687~691年),即圣石寺,位于伊斯兰教第二朝觐地耶路撒冷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内。
- ② 马沙塔“冬宫”(Qasr Mshatta, قصر المشنة, 约公元720年),哈里发瓦立德二世的宫殿之一,位于约旦安曼以南30公里。
- ③ 库赛尔“ قصر”,在阿拉伯语中为宫殿的意思。阿姆拉沙漠城堡(Qasr Amra, قصر عمرة, 公元723~743年),位于约旦安曼以东85公里。
- ④ 希尔拜图·麦弗杰尔宫(Khirbat al-Mafjar / Hirbet el-Mefcer, خربة المفجر, 公元743年),又名希沙姆宫(Qasr Hisham, قصر هشام),哈里发瓦立德二世的宫殿之一,位于巴勒斯坦河西杰里科城北5公里。
- ⑤ 海耶尔西行宫(Qasr al-Hayr al-Gharbi, قصر الحير الغربي, 公元724~727年),哈里发哈希姆的行宫之一,位于叙利亚帕尔米拉西南80公里。



图3 叙利亚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内的马赛克装饰，8世纪



图4 约旦马沙塔“冬宫”的外立面石雕装饰，瓦立德二世，公元720年

好地保存有一组壁画，高温蒸汽浴室拱顶天花板上不但绘有今天看起来依旧十分准确的天体星图，还有许多反映世俗生活的内容，如狩猎、歌舞、宰牲等场景，画在菱形格子里的动植物，以及裸体天使、母女等人物形象（见图6）。希尔拜图·麦弗杰尔宫里的动植物马赛克装饰同



图5 叙利亚海耶尔西行宫地面湿壁画，瓦立德二世，公元724~727年

样继承了东罗马风格，壁画与灰幔装饰则深受萨珊风格的影响。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哈希姆时期（公元724~743年）的海耶尔西行宫壁画，也依旧是拜占庭人物肖像、纹饰图案与波斯帕提亚—萨珊动态人物造型（猎人、混血乐师）的直接拼接组合（见图7）。希沙姆宫浴室大厅内精美的“生命之树”马赛克装饰则完全继承了拜占庭的遗风（见图8）。马沙塔“冬宫”的立面装饰也非常重要，其入口立面的西侧是动物形象，而东侧则是植物纹饰（见图4）。由于这座冬宫大约建成于8世纪上半叶，因此有人推测从动物形象到植物图案纹饰的改变很可能是受到了倭马亚王朝造像绘画禁令的影响。